

## 一隻布鞋的夢

陳兆梅



黑暗，還是無盡的黑暗；寂靜，突然變得不再寂靜。我被頭頂一陣歡快的鳥鳴聲叫醒，伸着懶腰睜開了眼。空氣中的寒意已盡數褪去，溫暖順着身上的針針線線氤氳着全身。想來，大概是春天到了吧。

「嘿，老弟，你還在嗎？」我對着幽暗的虛空發問，想確定身邊的弟弟——另一隻布鞋的狀態。

是的，我是一隻布鞋。確切地說，是一隻額頭繡着「喜上梅梢」圖案的花布鞋。粉色的五瓣梅花，棕褐色的花枝，身披藍、白、黑三色的喜鵲，這是當年最流行的繡花圖案。我是左腳，弟弟自然是右腳。我和弟弟長得太像了，小主人總是把我們穿反——把我穿在右腳上，把弟弟穿在左腳上。兩個腳尖各自向外扭着頭，看上去像一對鬧騰的情侶，誰也不肯搭理誰。走起路來的小主人，像只活脫脫扭動的小鴨子，甚是可愛。

我出生在多年前一個春天的午後。具體多少年，已經記不清了。只記得，主人將針線在我的屁股後面挽了一個結，剪去多餘的線頭，我——一隻嶄新的花布鞋就誕生了。黑面、白底、斑斕的繡花。主人把我們套在小主人白白

嫩嫩的腳丫上：「喏，穿上新鞋子，我娃兒想去哪裏就去哪裏。」她滿意地打量着我們，微笑着目送小主人跑向盛滿春光的小院兒，奔向開滿鮮花的田野。

看着斜倚在門框上的那張慈祥溫暖的臉，竟悲從中來。我知道，她永遠不能像小主人一樣快樂地奔跑了，因為她的鞋子是兩根長長的拐杖。她是那樣嚮往春天，在我身上繡花的那些深夜，她總忍不住讓針腳密一些，再密一些。她的身後，堆放着繡了各種精美圖案的鞋墊、鞋面。她把對春的熱愛，都繡在了小主人的腳上。

「哥，好暖和啊！」弟弟的聲音響起，將我從回憶中拉了回來。他醒了，我的世界不再孤單。

「是啊，你聽，是鳥兒在歡叫，是風兒在搖樹梢。」我閉上眼睛感受着，回憶着。彷彿腳下已生了風，一隻溫暖有力的小腳丫帶着我不停地奔跑、跳躍。踏在鬆軟的土地上，花兒、草兒在臉龐輕輕劃過……回憶着和小主人合體



●我和弟弟是一隻布鞋。 AI繪圖

的時光，空空的肚子裏，彷彿依然殘留着薰衣草味的襪香。

她應該很珍惜我們吧，不然，為什麼只穿了幾次，就把我們放進乾淨溫暖的壁櫥裏了呢？為什麼會說「留着做紀念」這樣的話呢？

「嘎吱。」一陣開門聲傳來，緊接着，交談的聲音、腳步走動的聲音、物品挪動的聲音陸續傳來，周圍的空氣熱鬧了起來，我滿懷着期

待，想透過壁櫥的縫隙，搜索小主人的身影。「吱！」櫃門豁然大開，濃白的光瞬間充滿整個壁櫥。我閉上眼睛躲避光亮，身體卻被騰空拎起，落入一隻修長的大手裏。

「看，就是這雙鞋。」一個陌生的聲音響起，「放了這麼多年，顏色還這麼鮮艷呢」。我睜開眼睛，認真注視着眼前的中年女人，她的樣子和主人好像啊。一個酷似小主人的女孩兒，也正好奇地打量着我：「媽媽，這就是姥姥做的繡花鞋嗎？」

「是呀，這是我媽做的最後一隻繡花鞋了。後來，她就變成天使飛走啦。」小主人輕輕撫摸着，言語中，滿是對主人的思念和眷戀。原來，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。小主人，你實現了主人說的那個「想去哪裏就去哪裏」的夢想了嗎？

小主人不語，只是微笑着把我們收進一個精美的盒子裏，世界重新陷入黑暗。我告訴弟弟：「我們可能再也無法去春天的泥土裏奔跑了。」雖然如此，我卻一點也不難過。

我伸伸懶腰，準備重新進入夢鄉，假如再夢到主人，我會告訴她：「她過得很好，很好……」

## 夏日流火

龍曉初

## 我觸摸到季節最熾熱的心跳

我觸摸到季節最熾熱的心跳  
在悶熱難耐的南粵灘塗，一團火  
從雷雲之間躍出，把厚重的灰幕撕開一角  
讓久藏的綠，自深埋的記憶裏翻湧而出

我知道，它的濃翠與奔騰  
被梅雨季囚禁得太久，像沉睡的夢境  
我還知道，它的寬廣和蒼茫  
是因為承載了太多沉默的潮汐

當鹹風沿着海岸線推進時  
我看見無數生靈在呼吸  
而命運並未遺忘我們  
在一場驟雨之後，我觸摸到了季節最熾熱的心跳

## 炎夏

我熟悉或陌生的生物都在律動  
淺褐、深褐、銀白、墨藍  
有的棲息於天空，有的潛伏於海底

如你所見，一些羽翼離開了巢穴  
一些魚苗正汲取着養分  
潮起與潮落交錯的瞬間，有人走過了半生

## 時代詩行

## 枕着長城入眠的西溝村

筆尖故事

劉忠民

久困於城市喧囂，總想尋一處山野淨土安放身心。恰逢朋友小金邀約，前往他的家鄉綏中西溝村。他說，那是一個能枕着長城入眠的地方，而他沉默如城磚的父親，一輩子守在村裏，半生都在守護着這段古長城。帶着滿心期許，我奔赴這場藏在燕山深處的邀約。

車子駛入燕山餘脈，山路蜿蜒，綠意層層疊疊鋪向天邊，風攜着草木與泥土的清潤，拂去滿身疲憊。猛然抬眼間，長城跳入眼簾，薄霧之中，青灰色城牆順着山脊蜿蜒起伏，如沉睡的巨龍，將一處村莊輕輕環抱，「村在長城下，長城在村中」，這便是西溝村最真實的模樣。

晨霧漸散時，我踏入西溝村，陽光透過樹梢灑在石牆灰瓦上，四下靜謐，唯有穿村的溪水叮咚作響，訴說着古村的過往。這裏沒有高聳喧囂，只有錯落的石砌小院，門口曬着乾菜，牆角野花盛放，雞犬悠然踱步，老人閒坐門前，見了生人滿含笑意，皺紋舒展，淳樸如山間清風。

小金的父親，是土生土長的西溝人，和很多當地老人一樣，他也是戚家軍義烏兵的後裔。祖輩六百年前戍邊而來，在此扎根繁衍，這份守邊護國的執念，也深深刻進老人的骨血。他一輩子未離開大山，每日巡邏長城，認得城牆上每一塊磚石。村裏老牆嵌着的舊城磚，紋路斑駁卻堅實，既是祖輩戍邊的印記，也是老人一輩子堅守的見證。

稍作歇息，我便隨小金父子去登錐子山。山路平緩，草木蔥蘢，行至山腰，萬里長城獨有的「三龍聚首」奇觀豁然展現，三道長城匯聚山頂，氣勢恢宏。敵樓依山而立，磚雕雖經風雨侵蝕，仍留精緻痕跡，葉家樓、曹家樓，一個個姓氏命名的敵樓，藏着一代代戍邊守家的故事。

順着城牆上的馬道緩步前行，指尖輕輕撫



●磚縫裏藏着當年戍邊將士的警覺目光。 AI繪圖

過粗糙斑駁的城牆磚石，磚縫裏塞滿了歲月的滄桑，也藏着當年戍邊將士的警覺目光。山風掠過城頭，吹動草木搖曳，恍惚間，彷彿能聽見六百年前的金戈鐵馬、將士吶喊，還有戍邊士卒巡邏的腳步聲。站在長城高處遠眺，群山連綿起伏，長城如巨龍盤踞山脊，南可俯瞰渤海煙波浩渺，西可遙望燕山蒼茫遼闊，遼冀兩省的風光盡收眼底。山腳下的西溝村炊煙裊裊，農田錯落有致，雄偉的長城是守護這片山海的有力屏障，靜謐的古村是長城腳下的人間煙火，古與今、剛與柔，在這裏完美相融。

站在城牆上，一直沉默的金大爺開口說：「這是老祖宗留的根，咱得守好。」沒有豪言壯語，卻道盡了一輩子的執着與擔當，為腳下的古長城，注入了最溫暖的情懷。

夜晚，我躺在小金家溫暖的火炕上，耳畔是溪水潺潺、蟲鳴淺唱，窗外月色溫柔，長城的輪廓在夜色中愈發沉穩，像一位歷經滄桑的老者，靜靜地護我入眠。

枕着長城而眠，是獨屬於西溝村的安心。沒有紛擾，唯有古長城的厚重相伴，白日裏所見的斑駁城牆、老人堅守的身影、村落悠然的煙火，全都化作心頭的平靜與暖意。這一刻，我的身心徹底放鬆，這是在城市裏從未有過的踏實與治癒。

西溝村的美，從不是奇絕景致，而是未經雕琢的原始安寧；長城的厚重，也不止於雄偉身姿，更是六百年的堅守與傳承。這裏的一磚一瓦、一草一木、一縷炊煙，都藏着最動人的人間溫情。

離別時，朝陽為長城披上暖金，古村安寧祥和。回望這片山淨土，我始終記得，那個枕着長城、伴着煙火入眠的夜晚，記得金大爺一輩子的堅守，記得這股有溫度的古城牆與這份藏在山海間的渾厚溫柔。

## 給生活添一味清麻

黎月香



早晨的廚房裏，白粥在鍋裏咕嘟咕嘟地響着，米香順着熱氣慢慢瀰漫開來。我打開冰箱，目光落在那瓶花椰菜醬上。玻璃瓶裏封着一層翠綠，油光清亮，安安靜靜臥在角落，凝着一汪春日的翠。

這瓶醬是前些日子做的，那時花椰菜剛抽出嫩芽，一簇一簇頂着嫩紅，在春風裏輕輕舒展。如今那些芽早已化作這瓶中的一抹綠意，等着為尋常飯食添一點滋味。

提着籃子去摘花椰菜時，枝上的嫩芽長得正好。花椰菜的嫩芽不好摘，枝上有刺，得小心避開，只掐頂上那兩三片葉子。剛摘下的芽帶着一股清冽的香氣，不同於花椰菜那種濃烈的麻，那是一種混着青草氣息的、溫柔的麻。



●這瓶醬是前些日子做的。 AI繪圖

洗淨晾乾，放在案板上細細地切，刀刃每落一下，那股香氣就往上竄一分，直衝鼻腔，連眼睛都跟着亮起來。切碎的花椰菜放進石臼裏，加幾瓣蒜，撒鹽，倒油，然後一下一下地搗。搗的過程很慢，只有石杵與石臼碰撞的沉悶聲響。

那些細碎的葉片漸漸交融在一起，變成稠厚的醬，油從縫隙裏滲出來，把綠色襯得愈發鮮亮。裝進玻璃瓶，再倒一層油封住表面，醬總算是做好了。我忽然覺得，那些平日裏覺得緊迫的事情，在這一時刻都被擋在了廚房門外。原來專心做一瓶醬，就是生活裏最踏實的小儀式。

後來，有時下班回來累了，不想大動鍋鏟，就煮一把麵條，撈出來拌上醬，稀裏呼嚕吃下去，滿口的香麻讓疲憊也跟着消散了大半。最常吃的還是配白粥，清淡的粥底遇上那一抹麻香，原本寡淡的滋味一下子有了層次，一口一口喝下去，胃裏暖了，心裏也跟着安穩起來。

日子大多時候是平淡的，恰似這碗白粥，溫和、妥帖，卻少了點讓人記住的東西。但平淡並不意味著單調，生活裏總需要一些這樣的小東西，一瓶自己做的醬，窗台上新開的一盆花，或者晚飯後的一次散步。

它們不濃烈，不張揚，卻像花椰菜醬那股清麻一樣，在恰當的時候跳出來，讓尋常的日子多了一點滋味。這滋味不至於讓人興奮，卻能讓人 endpoint 起碗的時候，嘴角不自覺地微微上揚。

## 左耳入市，右眼觀書



窗明風和

趙仕華

大街上的喇叭聲、叫賣聲、服裝店的促銷聲等等，湧到這家店門口的時候，忽然矮了三分。

這是一家文具店，小小的，我去過很多次。貨架頂到了天花板上，密密麻麻的，對我而言毫無章法可言，但老闆每次都能準確找到我想要的東西。其實，我每次從文具店前經過，時常看到有人在買東西，老闆卻在看書。

一天下班，我路過這家文具店，突然想起寫日記的本子要用完了，便信步走進去。老闆坐在櫃檯後面，正用拳頭抵着下巴，眼睛在書頁間流連，慢得像用尺子在測量什麼。這老闆很「另類」，他不像其他做小生意的人那樣，有空便打遊戲，或者是刷小視頻。他總是在櫃檯上攤開一本書慢慢看。他看的書封面常常是捲了邊的，甚至有時候是沒有封面的繁體字。

我說明來意，老闆用手指了指身後的那一排貨架：「你自己看，喜歡哪本就拿哪本，下面有價格。」他又低下頭，目光再次落到眼前的書上。掃碼付款的時候，我看見他的拇指和食指夾縫裏有圓珠筆油墨的印記。再看他手裏的書，上面有筆畫出的波浪線和他寫的字。

我心下好奇，便從他手裏討過了那本書。原來是本縣一位作家寫的短篇小說集，就寫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。紙是黃褐色的，有些年頭了。再一看出版時間，離現在已經有30年了。

「這書是不是很有趣？」

「有字就行，管他有趣還是無趣。這是收廢紙的那個老頭來我店裏，用幾本廢書換了孫女的幾支鉛筆。我隨手翻了半天。」他不緊不慢地回覆我，言語中滿是從容淡定。

小店裏面的房間傳出某部動畫片的經典音樂，一個孩子拿着水杯出來接了杯水。門外，大貨車

的轟鳴，出租車的喇叭聲，甚至還有廣場舞的節奏，組成成了一堵聲牆，這聲牆撞進店裏，就像水潑在了沙漠中，也像被滿屋的紙張吸得乾乾淨淨。

我有幾分好奇：「這麼吵，你能靜下心來看書嗎？」

他搖了搖頭：「翻書有翻書的聲音，聽久了知道這聲音和外頭的聲音有區別，各是各的，沒有影響！」

我把書還給他，問他的年紀。他望了望外面的車水馬龍：「月底就50歲了。」他說得輕輕的，像說明天的天氣，但50歲這個數字落在空氣裏，卻讓我的心一沉。他又補充道：「收廢紙的老頭，時常拿書來和我換東西！」他頭頂的那根日光燈管投下柔和的白光，照着他，照着他重新攤開的書，還有他手裏握著的那支圓珠筆。

我走出文具店，大街外依舊喧囂異常，再回頭，他還是津津有味地在看書。

下午，我路過那家文具店時，店裏有兩個中學生正在爭論用鋼筆寫字和用圓珠筆寫字的優劣。老闆沒有參與討論，他的眼睛牢牢盯着手裏的書。我看着他們各自安好，互不相擾。猛然發現，那些到了店門口就「矮了三分」的喧鬧嘈雜，並不會被滿屋的紙張吸走。只是在他「各是各的」心境前被過濾了，分流了，自動退卻了，他為自己構築的並不是物理的隔音層，而是一道專注的堤壩。於是，一切的熱鬧和喧囂，都成了他閱讀時的背景音，就像潮汐，規律地湧來，又慢慢地退去，但始終漫不過他手中那本用書築起的堤壩。

我輕輕地走了，大街上各種聲音如潮水般將我包裹，我沒有感到煩躁，因為身後還有一個人在靜靜地看書。